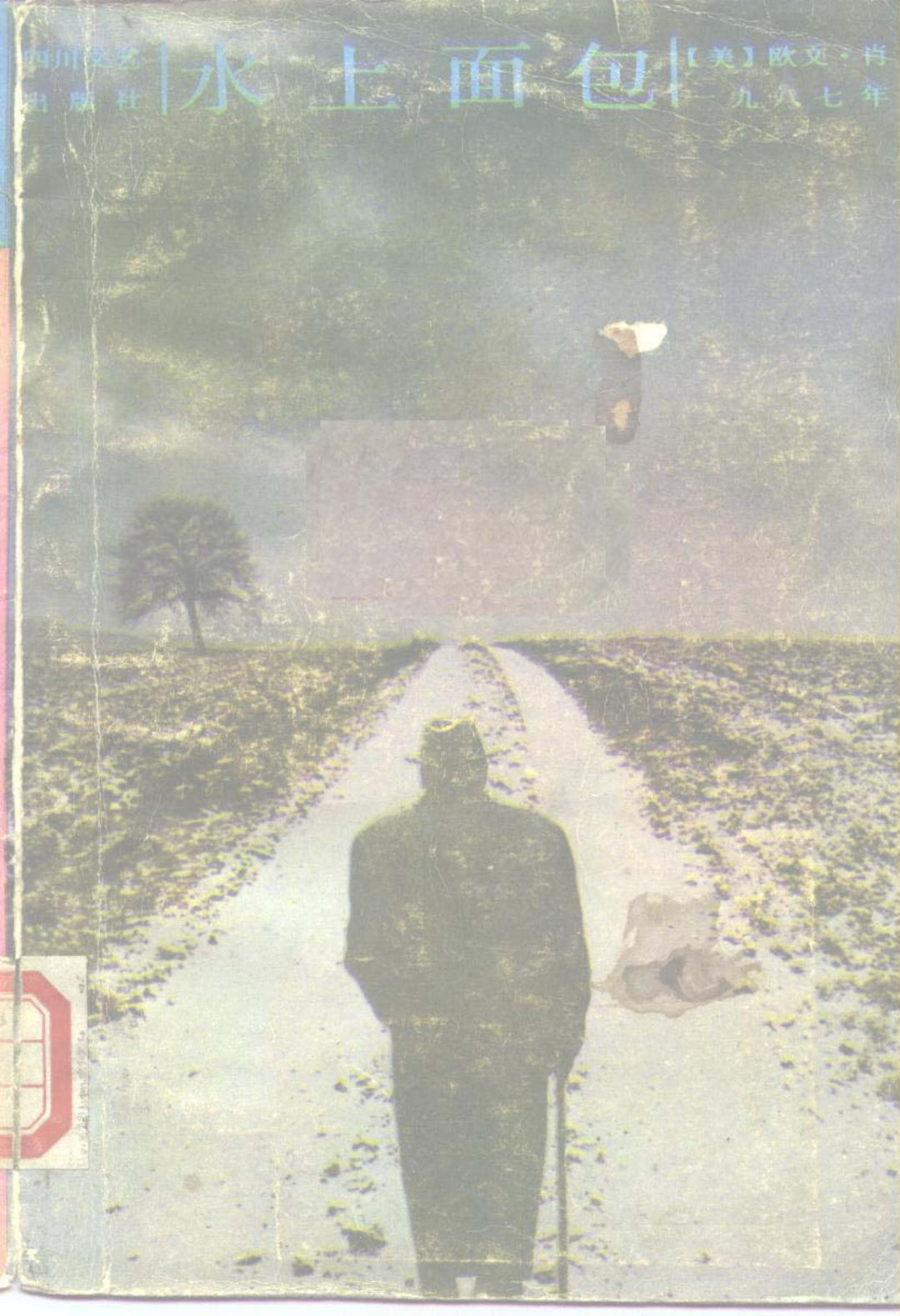


四川文艺出版社

水上面包

【美】欧文·肖

一九八七年



NG
NBAO

〔美〕 欧文·肖

水上面包

责任编辑：王馨钵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水上面包

译者 李晓和 李 建

孙爱华 顾大德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发行 成都 盐道街三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自贡新华印刷厂

1987年10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6.25

印数 1—15,300 册 字数 378 千

ISBN 7—5411—0158—3/I·152

统一书号：10374·447

定 价：3.11元

第一部

“将你的面包撒在水面，
因为日久必能得着。”

《圣经》传道书十一章第一节

第一章

他躺在一张奇特的床上，只听得周围有人在窃窃私语。屋内一片白色。还放着仪器。远处传来大海惊涛的拍岸声，也许这是自己的血液在血管里奔腾发出的冲击声。他在飘浮——正在什么地方飘浮。他竭力想睁开眼睛，可眼皮沉重，不听使唤。春晖中，一个男人在信步漫游。他觉得似曾相识，终于意识到，这人原来就是自己。……

艾伦·斯特兰德穿着一身过于宽大的服装，渐渐地离开了喧闹的第五大街，阔步走进中央公园。绿色的公园，芳香馥郁，一片宁静。他慢吞吞地走着，从容不迫，悠闲自得，一反上班时那种急匆匆的常态。他身材修长，脑瓜儿尖细，一只祖传下来的鼻子又挺又直，恰如迎着徐徐的海风耸立着的一根斜桅。脑门上铁灰色的直发随着他的步子上下波动，犹如起伏的海浪。一天，他的女儿埃莉诺同他在马路上不期而遇，事后说父亲犹如一只小船，在车水马龙的急流中行驶，额边的头发宛若涡流，不停地绕着船头打漩。

斯特兰德沿着两旁设有长凳的小道信步走着，一想到晚上就要见到埃莉诺，心里不禁喜滋滋的。埃莉诺目光敏锐，巧嘴利舌，举止言谈有时未免咄咄逼人。然而，全家的餐桌上如若少了

她的锋利言辞，周末晚餐便会冷冷清清，变成一种刻板的仪式。

那天上午，天色阴沉，刮着大风。斯特兰德本想正好趁这样的下午坐公共汽车去现代艺术博物馆（作为该馆的一名成员，那是他所享受的几种奢侈之一），回家吃晚饭前再去看一场电影。那天下午放映《顽匪》，这是根据一个朴素而神奇的美国神话拍摄的，情节生动逼真，令人置信不疑。这部电影他已经看过好几遍，但兴味犹浓，百看不厌，就象一个小孩，每晚睡觉前，硬要别人把同一个故事复述一遍。可是到了中午时分，却风止天晴了；于是他改变主意，不去看电影，而从他任教的那所中学朝西走几英里，径直回家。他喜欢作这样的散步。

这天是星期五，好一派五月风光：天气暖烘烘的，充满了夏天的气息，茵茵的草地使人想起朴素无华的乡野，树叶在夕阳照耀下，一片苍白。他信步漫行，看见一条卷毛狗勇敢地追逐一只鸽子，便立住脚，暗自笑了起来。接着他看着几个男孩子打垒球。这时，迎面走来一对青年男女，小伙子相貌英俊，姑娘容貌秀丽，俩人旁若无人，只是神秘而甜蜜地微笑着，脸上神采飞扬。一望那两张洋溢着渴望的笑脸，便知他们已约好要共度这男欢女爱的销魂周末。目睹此景，斯特兰德艳羡不已。

五月的情欲，他想到。为了春光明媚的周末，尽情地感谢上帝吧！他只是个淡漠的基督教徒，可是，今天这样美好的下午唤起了他的信念，使他充满了感激之情。

他已批阅完本周测验中“内战的后果”这一部分，把“停战之地”和“重建时期”这两部分放进了书桌。至少有两天他可以不必为学生上课和评分操心了，因而一身轻松。此时此刻，他的学生不是在操场上看球赛喝倒彩，就是在平顶房屋上初试云雨，再不然就是躲在过道里偷吸大麻烟、注射海洛因。据说海洛

因是从一个头戴棒球帽的胖子那儿弄来的，他到时候就在学校附近的一个马路拐角处站着。一路上，斯特兰德两手空空地走着。他弯腰从地上拾起一块小圆石，捏在手里走了一程，由于那块圆石头与冰川层相连，自然形成了卵状的光滑表面，经太阳一晒，暖烘烘的，捏在手心里非常舒服。

今天是合家欢聚的日子，晚饭开得迟，所以斯特兰德故意绕点儿路，从公园的网球场旁穿越过去。他知道小女儿卡罗琳正在那儿打网球。卡罗琳酷爱体育运动，大麻和海洛因都与她无缘。斯特兰德洋洋得意地想着，不由深切地同情起那些倒霉的父母。宜人的假日天气，使人感到心满意足，富于同情心。

虽然离网球场还有一段距离，但斯特兰德根据卡罗琳的跑动姿势，一眼就认出她来。她步态轻盈，奔跑着击球，勇猛果断，每打完一球，总要用手梳理一下她那亚麻色的短发，颇有男孩儿的风度。

卡罗琳的个子，就其年龄来说，堪称高大。她身材苗条，胸部丰满，肩膀宽阔。网球短裤下，两条匀称的长腿大部分裸露着。斯特兰德注意到，过往的男子无不啧啧称美，赞叹不已。而那个正在同卡罗琳打球的小伙子，相形之下就显得单薄了。

斯特兰德心里想，卡罗琳固然同大麻、海洛因无缘，然而在性这一方面呢？如今，一个十七岁的大姑娘……他摇摇头。他自己在十七岁时——或者更早些时候——干什么来着？同他一起干那好事儿的姑娘们，那时几岁呢？这类事还是不记得为好。况且，性这方面，卡罗琳她妈会关照的。他相信，她妈一定会好好关照的，倘若这种事能关照得了的话。就自己来说，他对儿子做了一些必要的工作，近来没有发现这孩子在这方面有什么狂乱不安、恐惧和胡思乱想等不正常的迹象。

在斯特兰德看来，球场那一头的小伙子固然营养不良，瘦弱不堪，然而击球却勇猛有力。一球来，一球去，毫不示弱。卡罗琳挥拍打了一个上手扣球，斯特兰德不禁失声叫“好”。卡罗琳转身向他挥了挥球拍，然后走到前面的挡板处，给了他一个飞吻。她两颊绯红，汗水湿透了头发。斯特兰德觉得，卡罗琳的心情十分愉快，然而经过一番剧烈运动后，那张丰满的脸绷得紧紧的。上面那个不幸跟他长得一模一样、但稍微小一点的鼻子，比她平静的时候更为显眼突兀。

“你好！爸爸，”她说。“真累死我了——斯蒂维。喂，斯蒂维，”她大声喊道，“来见见我爸爸吧。”

“我不想打断你们的比赛！”斯特兰德说。

“好让我喘口气，”卡罗琳回答，“正好歇一歇。”

斯蒂维沿着挡板走了过来，一面伸手抚摸着后脑勺上的头发。

“见到你很高兴，伯父，”斯蒂维彬彬有礼地说，“听卡罗琳说，你是她的网球启蒙老师。”

“她九岁时，我就不是她的对手了，现在我只作壁上观，”斯特兰德回答道。

“我也不是她的对手。”斯蒂维说着黯然一笑。

“那只是在你情绪不佳，垂头丧气的时候，”卡罗琳说。

“你可别这么讲，卡罗琳，”斯蒂维生气地说，“我只是有时思想集中不起来而已，但不是垂头丧气。”

“得了，别当真！”卡罗琳说着，一边用手在小伙子的肩膀上亲热地捅了一下。“我又没说过什么大不了的事影射你呀——比如说，你输球回到家里，哭着入睡啦等等。我刚才只是同你开玩笑哩！”

“我就是不希望别人对我有误解，”小伙子固执地重复道。

“别神经过敏，至少现在不要神经过敏，”卡罗琳说。“他平时可不是这样，爸爸。他打球时不喜欢有人看。”

“这我理解，”斯特兰德委婉地说。“要是我能想出法儿，在一片黑暗中打球，那我现在也会手握球拍的。我该走了。”

“见到你很高兴，伯父，”小伙子说完，便转身朝球网的那边走去，一边用手抚摸着后脑勺上的头发。

“别见怪，爸爸，”卡罗琳说，“他的童年很不幸。”

“看来这并没有影响他打网球，”斯特兰德回答。“那么，你那不幸的童年对你又产生多少影响呢？”

“哦，爸爸，”卡罗琳对他挥挥球拍，“你别拿我开心。”

“回家见。别太晚啦！”他又看着他们打了两个回合。这两个年轻人迅速而敏捷地挥舞着手中的金属球拍，令他不由得惊叹不已。他即使是在他们这个年纪，行动也很笨拙。他动身又往家里走去，心想：读书，我能一目十行；可奔跑，我只得甘拜下风，自愧不如别人。但这有什么关系呢？能力不同嘛！他已经培养了一个能疾跑如飞的代理人。

大楼管理员亚历山大靠在玻璃大门一边的墙上，愁眉苦脸地抽着雪茄烟。他皮肤微黑，花白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脸上难得露出笑容，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有多少年纪。大楼座落在一个体面地段的边缘上，马路的尽头就是哥伦布大街，这里警笛声声，不绝于耳。不难理解，身临其境的大楼管理员亚历山大何以常常绷着一副马脸。

“晚上好，亚历山大，”斯特兰德招呼道。

“晚上好，斯特兰德先生。”亚历山大应道，嘴里仍然衔着

雪茄烟。时至今日，在纽约还有那么几个人，仍然穿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军装，亚历山大就是其中的一个。对他来说，战争似乎方兴未艾，刚刚进入另一个阶段。

“天气不错，对吗？”斯特兰德打心眼儿里喜欢和感激亚历山大。他明白，多亏了这位管理员精心照料，这幢一九一〇年修建的旧公寓大楼，总算还能将就供人居住。

“还可以，”亚历山大不太情愿地答道。“冬天让我们受够了，今天终于有了个好天气，可是好景不长，听说明天就有雨。”终日愁眉苦脸的亚历山大自然不是一个乐天派。“你的夫人回来了，”他主动通报说，“还有你的儿子。”凡是出入大楼的人，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喜欢把他们一个个依次记录下来，以减少不测事件的发生。

“谢谢，”斯特兰德说。复活节那天，他给了亚历山大二十五元钱和一瓶野火鸡牌酒。妻子嫌他大手大脚，颇为不满，但他却对她说，“大楼的秩序，全亏亚历山大这个哨兵，我们应该感谢他。”亚历山大对斯特兰德说了几句感谢话——可是态度却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斯特兰德将家门打开，两种不同的乐音——客厅里的钢琴声以及电吉他发出的幽咽的拨弦声，立即传入他的耳膜；厨房里的香气也扑鼻而来。面对着乐声和香味，他不由笑了起来。妻子莱斯莉正在客厅里授课，钢琴声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她曾经在纽约朱丽叶音乐学院学习过，想当一名钢琴演奏家，虽说弹得也不错，但要当一名钢琴演奏家却还不太够格。现在，她除了在自己家里教授钢琴外，每周还要抽三天到离家不远的一所私立预备学校上音乐欣赏课。这不但大大地改善了家庭的收支预算，而且还为卡罗琳提供了免费教育。房租在不断上涨，若不是莱斯莉挣些

补贴，一家子说什么也无法继续住在前代留下的这幢旧大楼里。这房子虽然弄得杂乱无章，但房间却很宽敞，天花板也高。

那忽高忽低的电吉他声是从儿子吉米的卧室里传来的。卧室门关着，压低了琴声。吉米固然继承了妈妈的音乐天赋，但对作曲家却有自己的偏爱，与她的口味不尽相同。

斯特兰德没去打扰这两位正在辛劳的艺术家，径直走进了餐室。这里，吉他声是听不见了，但莱斯莉学生的琴声和她本人的钢琴声却交替传进他的耳朵。两人的演奏技术泾渭分明，很容易区别。他听出他们正在弹奏一首肖邦的练习曲。他据此知道莱斯莉的那位学生是谁：一位酷爱肖邦的电视剧作家。这位电视剧作家曾听他的精神分析医生说，弹钢琴有缓和心理紧张的作用。他的紧张或许得到了缓和吧？斯特兰德边听边想，不过肖邦却没有从他这儿得到丝毫的好处。

莱斯莉的学生真可谓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其中有个警察，耳朵固然灵敏，但手指笨拙，练琴占去了他全部的业余时间；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尽管她的父母认为她是个天才，莱斯莉却不敢恭维；一位律师竟说，他宁愿去妓院弹钢琴，也不乐意干那出庭辩护的行当；另有几位音乐教师是为了能在备课方面得到助益。所有这些学生都给莱斯莉的家庭音乐课增添了不少活泼的情趣。

斯特兰德爱听音乐，闲暇时，也少不得陪莱斯莉去看场歌剧。虽说有时从客厅和他儿子的卧室里传出来的琴声使他听了也不免皱眉蹙额，但他未尝不喜欢公寓内琴声缭绕，不绝于耳。大卧室内有张书桌，他在家里工作时，无论读书写字，都据案而坐，倒也清静。

妻子正在为那位神经质的电视剧作家作示范演奏。斯特兰德

合着节拍，轻声哼了起来。餐室的墙上挂着风景画，这是妻子的业余佳作。他在一张旧栎木圆桌旁坐了下来，朝桌上的一张《纽约时报》瞥了一眼。该死，他暗自想着，一边伸出手来，从桌子当中的水果盘里拿了一只苹果。每天早上，斯特兰德总是忙得连看完一张报纸的时间也没有，莱斯莉只得把当天的报纸留在桌上。他一边吃着苹果，一边浏览着报纸上的大标题，才吃了半只苹果，钢琴声嘎然而止，餐室和客厅间的滑门也随之拉开。滑门开处，只见莱斯莉走了进来，后面还跟着那位电视剧作家。斯特兰德从座上站起来。“哦，你回来了！”莱斯莉说着，在他的颊上吻了吻，“我没有听见你进屋。”

“刚才我在欣赏音乐会呢！”斯特兰德说。妻子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陶醉的清香。扎在头顶上的亚麻色长发乱蓬蓬的；她演奏时，头自然而然地一个劲儿点着。屋里藏着这么一位娇娘，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斯特兰德心里想。

莱斯莉中学最后一年成了他的学生。他第一次看见她是在教室里，她安静地坐在前排。他一眼看出，这正是他想要娶的姑娘。那时候纽约的学校与现在不同。女学生们穿着连衣裙，梳着头发，娴静稳重。一直等到她中学毕业，他才仔细地记下她的地址，上她家登门求婚。她的父母大失所望，认为在公立学校教书的他一辈子也不会有啥出息。她进了朱丽叶音乐学院，一年后，他娶了她。一直到埃莉诺快要出生时，岳父、岳母对女婿的态度才略有改变。不管怎么说，他们现在反正住在棕榈泉；他们写给莱斯莉的信，斯特兰德照例从不过问。

“但愿琴声没有打扰您，”电视剧作家说。

“可别那么讲，克罗威尔先生，”斯特兰德答道，“我看你的弹奏大有进步。”

“你听到的琴声，想必出自尊夫人之手，”克罗威尔丧气地说。他的紧张情绪同上星期五相比，似乎并未消除多少。

“你们的琴声我是分得清的，克罗威尔先生，”斯特兰德笑道。

“我相信你能分得清，”克罗威尔说。

“我和克罗威尔先生想喝杯茶。艾伦，同我们一起喝吗？”莱斯莉问道。

“那敢情好。”

“我马上就来，”莱斯莉说，“水开了。”莱斯莉说着，便朝厨房走去。莱斯莉上身穿一件带点学生气的白衬衫，下面穿着一条蓝裙子；她身材苗条，两腿结实，颈部呈现出美丽的线条，模样有几分象他的大女儿。斯特兰德不由赞美不已。

“她真是了个了不起的女人，”克罗威尔赞叹地说，“象天使一样耐心。”

“你结婚了吗，克罗威尔先生？”

“已经结过两次了，”克罗威尔心情忧郁地说。“正准备第三次结婚。可赡养费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他的胖脸痛苦得活象一只霜打过的剥皮土豆。莱斯莉曾经对斯特兰德说过，此人专门为情景喜剧写一些插科打诨之类的东西。从克罗威尔的脸上看来，他对自己所干的那一行似乎颇感苦恼。他每周花四十元钱上两次钢琴课，一次半个小时。他的痛苦想必减轻了不少，特别自他每周五次找精神分析医生以来，情况必有不少改善。这就是现代的美国经济，斯特兰德想：打诨插科，精神分析医生和赡养费。

“等哪一天，”克罗威尔提议说，“我们一块儿干上一杯，听你谈一谈当今世界上一个男人怎样才能维持长久的婚姻。”

“我哪能说得此中的道理，”斯特兰德得意地说，我只不

过运气好，加上懒散保守，不喜新厌旧而已。”

“是吗？”克罗威尔难以置信地问道，两只胖乎乎的手相互拉着指头。他朝着桌上摊开的报纸看了一眼，说：“你还坚持看这种报？”

“坏习惯，”斯特兰德答道。

“我对这种报纸可一点兴趣也没有。”

“请坐，请坐，”莱斯莉说着，从厨房里走了进来，手里托着一只茶盘，上边放着茶具和一盒饼干。她一边用手稳当地斟着茶，一边让着饼，脸上隐隐地荡漾着一个女主人特有的微笑。克罗威尔懊丧地摇摇头说：“尽是胆固醇、高血压什么的，弄得我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喝。”

斯特兰德伸手抓了一把。他平时不大喝酒，从不抽烟，但爱吃甜食。他的体重还同二十年前那样，连一磅也未增加。他注意到，克罗威尔正愁眉苦脸地盯着自己碟子里那一小堆饼干。克罗威尔喜欢在茶里加牛奶，当莱斯莉告诉他牛奶未脱过脂时，他便喝起清茶来了，连糖也不放一块。

女主人莱斯莉问克罗威尔，是否愿意暂时把肖邦的曲子放一放，试一试莫扎特的曲子。克罗威尔说，他不想把肖邦的曲子放下，因为莫扎特太刚愎自用，一点也不合他的口味。

“他的结局可悲，”莱斯莉提醒他说，“死时年纪很轻。”

“他的结局不论多可悲，”克罗威尔争辩说，“他总是那么自信。而肖邦至少是忧郁伤感的。”

“那就依你的吧，克罗威尔先生，”莱斯莉喟叹道。“下星期二，我们练降E大调圆舞曲。”

“我心里明明知道该怎么弹，可是一弹起来手就不听使唤。”克罗威尔自咎地说。

“熟能生巧，”莱斯莉巧妙地回答说，声音低沉悦耳，宛若钢琴上柔和的小和弦。“你会弹得好的。”

“此话当真，斯特兰德太太？”克罗威尔不无嗔怪地问道。

“不，”莱斯莉犹疑地答道，接着便哈哈大笑。

嘴里正嚼着饼干的斯特兰德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连克罗威尔也终于忍俊不禁。

克罗威尔走后，斯特兰德帮着莱斯莉把茶具送回厨房，见莱斯莉正在系围裙，便伸出手来，从身后将她一把抱住，吻着她的脖颈儿，一边将手按在她的胸部上。“你知道我现在想干什么来着？”他问道。

“嘘！”莱斯莉答道，“吉米在家里，他从不敲门。”

“可我没有说要干，只是说想干。”

“你今天巴结我，一定有什么缘故，”莱斯莉笑着说道。

“或许你今天下午感到特别高兴。”

“回家路上穿过了公园，那儿真美，现在我感到浑身是劲。”斯特兰德说着，撒手将她放开。“我看见卡罗琳在打网球。”

“这姑娘，”莱斯莉接着说，“两条腿准会长得象个举重运动员似的。”

“就目前来说，似乎还不至于那样。”

“卡罗琳同谁打球来着？”炉子上，锅里的水果羹冒着泡，莱斯莉搅动了一下。

“一个新伙伴，”斯特兰德答道，“球打得很棒，不过，我总觉得——嗯——长得太娇嫩，我看不上眼。”

“但愿你没以一个处女的父亲的老眼光瞪他。”

“你胡说些什么呀？”斯特兰德明知故问。二十三年多的夫

妻生活，竟然还没有使他们在行为准则，特别是青年人的行为准则问题上，取得一致看法。莱斯莉的思想十分开通，谈到她的丈夫时，常常似真非真地说，他们两人虽然只差七年，可是彼此之间却如隔三代。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莱斯莉说。“我看到过你对一些才开始向埃莉诺献殷勤的小伙子瞪眼，结果他们还没来得及向你问声好，就被吓得噤若寒蝉，不敢动弹了。”

“他们倒要谢谢我呢，”斯特兰德说，这场小小的争论使他感到高兴。“他们未来的生活充满了考验，我给了他们一次锻炼的机会。我第一次去你家时，你家里是什么气氛，还记得吗？”

莱斯莉咯咯地笑了起来，说：“冷若冰霜。但使我佩服的是，你似乎根本没有注意。不过，那以后你长大成熟，变成大人了。”

“多亏了你爸爸的培养嘛！”

“是呀，”莱斯莉继续说，“这件事他干得挺漂亮。”

“那真该谢谢你了，亲爱的。”斯特兰德不无讥嘲地向莱斯莉鞠了一躬。

“话得说回来，如果卡罗琳想同谁打网球，只要他球打得好，何必去管他球场以外的行为呢？我想我认得他。卡罗琳给你介绍了吗？”

“叫斯蒂维什么的。她认为我没有必要知道他的姓氏。”

“斯蒂维？原来是他。他来过几次，是在下午。这小伙子挺不错。”

斯特兰德叹了口气说：“要是让你也每周五天去对付我那儿的那些孩子，你对那些天真无邪的年轻人的态度也许就会有所改变。”